

生平第一次的大謊言

寶雞初中三年，若問我學到了什麼，我還真地回答不出來，因為心思實在沒有花在功課上。

足以分心的事太多，例如躲警報的郊遊，看槍斃人時，每次死刑犯遊街前的反應都不一樣，回來可以和同學們談論很久。另外還有話劇，一齣話劇總要回味好幾天。但真正吸引我的是小說，這，便得要感謝張賢政。

和鳳翔時一樣，後幾排同學是年紀大並有結了婚的，是四周鄉下進城躲壯丁的當地人，前幾排和最前排的女生都是外省人，外省人才和我的年齡彷彿，也才能玩到一塊，這其中來往最密切的是張賢政。他算是我們同學中最幸運的一位，他爸爸好像是縣政府的主任秘書，和我一樣，特別愛看「閒書」，簡直把學校的功課沒放在心裏。

我們那時看小說不是想看什麼書便去找什麼書來看，而是什麼書到手了便看什麼書。張賢政看書奇快，來源又多，他看完之後給我看，多半時候要限制何時看完，他才好去換下一本。我們也看過魯迅的「徬徨」和「吶喊」等，但大部份為章回小說，張恨水是民國初年的作家，他用章回小說形式寫的「春明外史」我們也看過，故事中的一位記者是個麻子，且總是神經兮兮的，同事們給他綽號叫「神經麻痺」，以

上情節至今還記著，倒是後來看的「八十一夢」乃張恨水在重慶時的作品，反而印象模糊了。我們也看過一本某雜誌徵文比賽作品選集叫「天才夢」，據後來在台灣流行的張愛玲熱中的雜文中說，那本選集的首獎「天才夢」是張愛玲寫的，我的印象不深，「天才夢」中另一篇沒獲首獎的作品，故事印象深，但不記得標題了。再另外應是無名氏的「北極風情畫」等書了，當時人們忙於抗戰，無名氏的小說也算是清涼劑。

由於看了亂七八糟的小說，如今覺得我在寶雞三年讀的不是初中，而是社會大學。民國三十三年夏季，我就初中畢業了，父親早就說過，不但要讀高中，而且希望我讀大學，他嚐過學歷不足之苦，不忍讓他的獨子再如此。但是快畢業時，父親反而沒提這事。

我自己磋磨考高中的事，寶雞市沒有高中，遠在甘肅省的天水縣有一個國立中學，離寶雞很遠，且人家什麼時候招生，和一切資訊均無。到西安住在舅舅家裏，選擇高中去考是最明智的方式，而我有信心，即使是花費舅舅的錢唸高中，舅舅也出得起，且十分願意，然則，父親竟絕口未提舅舅二字。

現在，我深深體會到資訊的重要，有人把人類懂得用火做為人類文明史的第一波，第二次是工業革命，中國人自古以來便有「有土斯有財」，不知道需要大量資金的滙合，才能辦大事情。最近大陸的領

導才公開說：「讓一部份人先富有起來。」此話確否，有待商榷。第三波的人類文明大突破便是資訊了，未來的社會不再以土地、資金為社會經濟基礎，而是知識和資訊。

民國三十三年夏季，若是沒有張賢政提供的資訊，我可能無緣讀高中，那，會怎樣發展？我也不知道。

暑假後約十幾天，張賢政來找我，說是要去西安考一個叫做「輔導處」的高中。我沒聽說過這個學校，我父親也沒聽說過這個學校，但我們都相信張賢政的「資訊」不會錯。因而給了我盤纏，臨行時，大約和我媽也商量多次，猶豫一下才把我舅舅在西安的地址寫給了我，我就帶著有限的一點錢和舅舅的地址，和張賢政一塊買火車票去西安了。至今我理會到了當年父親的心境，和他難以啟齒的不得已，還無法讓自己的心不疼不痛，可憐天下父母心，當時父親並不知道舅舅處境，以及發生在舅媽身上的悲劇，等我到了西安才知道真相。我猜想為我投考高中的事，父親一定曾經寫過信給舅舅，但直到我啟程赴西安時，一定都沒有收到舅舅的回信，說不定，父親寫去的信可能不止一封。

遵照父親的指示，我們到西安後沒有直接去找舅舅，而是在南大街上住進一家小旅店。西安，那時尚無兵馬俑，不是無，而是尚埋在地底下。南大街上回民甚多，現在他們改稱他們為伊斯蘭了。回民，

漢民很容易分別，回民眼窩深、鼻樑高、鬍鬚濃，且多半經營牛羊肉飲食業，不到西此，不知道中國的民族猶如美國的歐裔、非裔、亞裔等，是很容易分辨的。

所謂「投考高中」一事，原來出乎意料之外的簡單，此，得先敘述我來才知道的「時代背景」。民國三十二年年底，抗戰已經進入第六年，日本被中國戰場拖得太久，在面臨美軍在海洋上的重大壓力之前，想一舉先解決中國這個「賴皮纏」，中國，炸、炸了不還手，打、打了也不正式打，只憑「游擊隊」放冷箭，降呢？也不降。所以想雙管齊下一舉解決中國問題，雙管的意思是兵分兩路，南路占桂林，經貴陽向重慶挺進，北路則占洛陽經潼關，向西安挺進。這次中國大撤退的慘狀，到台灣後看過某位作者對南路的回憶，情況確實狼狽，也看過黑白的新聞記錄片，國家地理頻道有個介紹中國女人纏小腳的專題片，還 insert 一段桂林大撤退時，人、車擁塞的道中，一個纏了小腳的婦女在地上爬行的慘狀。北路日本輕易地就占了洛陽，在潼關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，日本軍隊沒有得到南路的重慶和北路的西安。日軍想，占了重慶和西安，中國實在等於是消失了，實際上並不是他所占的地方不夠多不夠大，而是他們的人力實在太有限，東三省，北平、天津、青島、上海、長沙、廣州、漢口全都被他們占了，但只能說占的只算是「樣版」，一出城全是游擊隊的天下，游擊隊有一些是

向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討便宜的，但大部份是共產黨組織的，包括遠至海南島中央五指山的游擊隊，那時海南島也在日本人占領中。勝利以後，美軍派飛機運送國民黨接收大員至各大城市受降，也一如日本軍占領的情形，鄉村的共產黨游擊隊仍繼續活動。

洛陽是河南省西部未被日本占領的重要城市，一下子撤退了，自然有許多公務員、學生和平民逃向西安。南邊桂林的流亡學生政府怎樣處置的，我不清楚，北邊的則受政府重視，基本原因是陝西省北部的延安政府，也在大力吸收知識青年。我就在這個夾縫之中，獲得了高中讀書，且為純粹免費的。

有人說他自己一生之中從不說謊，也許小謊不說，只說大謊也有可能，華盛頓在砍了櫻桃樹的小事上說了實話，誰知道他後來說了大謊沒有。接著要說的是我這一輩子說的第一次大謊。

我跟張賢政按地址去見了一位張賢政父執輩的先生，姓魯，他已預知我們兩人要去，因此立即從抽屜取出兩張顏色發黃的土紙，約比一張六百字的稿紙小了一圈，讓我們各自在另一張白紙上寫下自己的姓名、籍貫、年齡，他則照式分別填在那兩張黃色紙張上。說：「收好，別弄丟了，你們到南院門的輔導處報到就成了。」我還想問要考試嗎？考那幾科等，張賢政攔阻我說，聽魯伯伯的話做就是了。臨出門，那位魯伯伯又叮囑說：「如果你們帶的錢夠用，可以先玩兩天再

去報到，西安可是比你們寶雞熱鬧多了。」

出了門，我立即從張賢政手中拿過黃土紙看，上面寫著：

肄業證書

學生馮鵬年北平市人，現年十七歲，肄業於本校高中部一年級，因故休學

特此給予證明

校長

洛陽市西宮第二中學高中部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月 日

說來慚愧，我至今都尚未去過洛陽，也曾想去看那兒每年四、五月間盛開的牡丹，皆因無緣錯失了，但卻算是洛陽第二中學的高中肄業生。

既然不急著考試或報到，那第一件重要的事當然是去找我舅舅和舅媽。張賢政是安徽人，家裏很少吃麵食，我告訴張賢政準備下空肚子，等著吃我舅媽的餃子好了。舅媽手腳快，又喜歡做餃子，剝餡捍皮不一會就下鍋了。誰知我們找到了地址，竟無人應門，打聽了半天，有位鄰居知道我是他們的外甥，才又繼續追問其他鄰居，後來了給我們一個地址，是在西大街很偏僻的一條巷子，在我的堅持下，張賢政才肯放棄西安的電影，陪著我去的。

原來是一所醫院，和如今的「醫院」兩字的外觀與內涵定全不同，是一排長長的房子，分隔成很多間，反而類似於療養院。舅舅和舅媽的地址是其中的一個門的門牌，距離到的門牌還有好幾間，我就聽見舅媽的聲音了：「走！走！走！還守著我幹麼？我又不會生孩子！」

到了房門前，門大開著，果然是舅舅和舅媽，裏面是個大坑，其他，似乎什麼也沒。舅媽蓬頭散髮地，眼睛裏滿佈紅絲坐在坑上，舅舅坐在坑沿，看到我們出現，舅舅急忙站起引我們到院中，顯得有點尷尬地對我說，收到我爸爸前後兩封來信，可是你看……用不著說，我全懂得了。

「舅媽怎麼了？」我問。

「瘋了。」

「那-----那大夫怎麼說？」

「沒有藥，現在給點安神的，一點用也沒有。」

裏面傳來舅媽的叫聲：「是大年吧？大年這麼高了，大年進來，讓舅媽抱抱-----」不知怎地，舅媽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淒厲，接著她又半哭半嚎地叫：「生個大胖小子，多好啊，大胖小子啊！」

我把和張賢政來西安的目的和經過，報告給他。在我的一再推拒之下，舅舅還是塞了一把錢給我，揮揮手讓我們走吧。一時之間我又犯了失神的毛病，傻蠢在那兒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，舅舅，尤其是舅媽，

向來是太近乎了，幾乎跟我爸媽沒什麼兩樣，可是如今怎麼會如此？張賢政也一定看出了我的窘態，他給我舅舅鞠了個躬，說謝謝，然後叫我也說謝謝，我像木頭人般學張賢政的樣子鞠躬並也說謝謝，張賢政拉著我向外走，臨到大門口才想到回頭看看舅舅，舅舅還站在原處，朝我們看。

我進入高中後不久，就接到來信知道舅媽去世了。

舅媽的事對我後來的閱讀習慣有很大的影響，約為民國四十年初，我在空軍總部圖書館借到一本朱光潛著的「變態心理學」，可能是從那本書上第一次看到佛洛伊德的名字，此後只要能到手的佛洛伊德和他的弟子榮格的書，我都會像餓漢貪食般地讀完。難道說，當時為一九四四年，一位中國婦女生兒育女的壓力真有那麼沉重嗎？此也不禁令我想到鳳翔的周效棟，周效棟的親生母親，很可能是在她姐姐的哀求之下，才寧願和姐姐共事一夫的吧。

民國七十九年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，先到寶雞給我父母親上墳，帶著妹妹給我的地址和電話到北京後，見到了我舅舅再婚後所生下的表弟，不但長得像極了我舅舅，而且子承父業，表弟也以開汽車為職業，總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吧。

我和張賢政到當時西安最熱鬧的商業區稱為「南院門」，南院門好像是一個廣場，三面都是高樓大廈的商業區，只有一面是大圍牆圍

著，大門有直掛的牌子，上面寫：「戰地失學青年輔導處」，進門一個大映壁寫「禮義廉恥」四字。後面，就是我們要去的「學校」了。

裏面的辦事員穿著軍服，看了我們的證件，小心地收到卷宗裏，頭也不抬地說：「那我就把你們編入高二吧。」並命我們去見班長，班長也是穿軍服的，一見面就問：「吃了沒？」我們每人拿到一個超大的饅頭，到他指定的宿舍去。所謂的宿舍是一間很大的空房子，裏面什麼也沒有，地面上舖滿了麥草，牆角堆得更高，有幾個學生模樣的人聚在一起聊天，其他，真地什麼也沒有。

我和張賢政彼此相看一眼，都似乎在問，是學校嗎？我拉他到角落低聲地說：「看樣子是被騙當兵了。」「絕不會！」張賢政立即回答：「魯伯伯不是那樣的人。」其後和房內其他人談天，才知道這兒是臨時收容所，真正的輔導處在鳳翔。

約三、四天後，我們就由穿軍服的班長率領，坐免費的火車，用徒步行軍方式走到告別整整三年的鳳翔縣，再見鳳翔，有一種親切感，惜乎在號鎮的火車上未曾再見她。

.....閱讀第八章.....